

續
文
獻
通
考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六

皇明進士雲間王所纂輯

仙釋考 釋家總紀三

唐

高祖受隨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尉遲敬德劉文静劾奏
帝令定儒釋優劣編入朝典 武德八年太史令傅奕
上疏首請除佛法其畧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
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見
服以逃租賦僞起三塗謬張六道 三塗即三慾也一日
門上尸過天塗
界也 二曰愛慾門人尸道人性界也三曰貪慾門下尸
道地塗界也六道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
也 生道 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

壽夭由於自然刑德福禍之人主貧賤富貴功業所
招而愚僧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
政良可悲夫自漢以來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
自立胡神美戎亂華主庸臣佞政霄祚短梁武齊衰足
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今匹配即成十萬餘
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上詔百官
議其事惟太僕卿張道源稱奕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
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
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
不生於空桑乃遵兵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
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

士荀慈征徠不中戒律皆如奕言乃下詔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奕臨終遺言戒于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妖胡之法慎勿爲又註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者爲高識論 時法師法琳者姓陳氏潁川人住長安齊法寺作破邪論二卷以明佛教之善法師明粲作決對奕謗佛僧事八條法師惠乘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道士李仲卿十異九迷之謬門下典儀李師正著內德論三篇開陳佛化之益而上皆不聽 六月太宗監國罷沙汰僧道上嘗謂傳奕曰佛教玄妙可師卿何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無點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老莊玄談飾以妖幻之語欺俗誣民有害於國臣非不

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後因謂侍臣曰梁武惟談苦空
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舊講老子
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惟學堯舜周孔之道烏
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太宗貞觀初年勅私度僧者處死二年十二月詔建義
以來交兵之虞隕身戎陣者立寺刹詔虞世南李百藥
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立碑銘以紀
巧業五年詔僧道致拜父母六年帝以天下太平
追念初平天下時手誅千餘人不及享太平之慶即以
御服賜諸寺命僧禮懺薦擢九年十月法師玄琬卒
于延興寺帝遣皇太子臨弔勅有司給葬具勅葬於門

十一月初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度僧尼數以三十爲限十二年虞世南卒帝命即其家齋五百僧造佛像一軀十三年初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咒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傳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甦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是年方士秦世英諧法師惠琳訕毀皇宗有旨捕琳琳自詣闕請譴詔曰據爾論有念觀音經者臨刑不傷今賜假七日可勤念之琳奉

旨一無所念至期詔問所念觀音感應何如對曰臣不
念觀音惟念陛下陛下靈鑒與觀音齊等所以惟念陛
下帝免刑流於益州 十五年正月帝幸弘福寺召大
德道懿等五人賜坐諭以拘寺爲專一追崇穆太后自
製疏賜絹二百匹 十六年五月御製懺文于弘福寺
以報罔極之恩 二十年蕭瑀請爲僧既而悔之上以
瑀反覆不平詔曰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梁武簡文窮心
釋道覆亡不暇社稷爲墟報應之施何其謬也瑀踐履
車之餘執襲亡國之遺風自請出家尋復違異豈具瞻
之量乎可貶商州刺史 七月法師玄奘表上新譯菩
薩藏經六門陀羅尼經顯聖教論大乘雜集論凡五部

五十八卷請帝爲聖教論序許之後皇太子撰述聖記
帝復命撰甚摩藏經後序自是精信日篤凡衣服卧具
類詔換易 八月賜玄奘百金磨衲并寶剡刀 九月
詔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各度僧五人 十月勅有司于
北闕紫微殿西南朔弘法寺留奘居禁中晝則陪御談
論夜分就院譯經 十二月皇太子爲文德皇后朔大
慈恩寺成詔選京城宿望五十大德各度侍者六人入
居新寺是月太子備寶車五十乘迎諸大德并綵亭寶
刹數百具奉安新獲梵天諸經及瑞像舍利等勅太常
九部樂及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花幡導引入寺帝
御安福門樓執爐致敬經像過盡始罷皇情大悅

初張士衡爲崇賢館學士太子承乾嘗問事佛之法士
衡對曰事佛在清靜仁恕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則福
祚未反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故士衡之合
浦公主下嫁房遺愛縱恣不檢浮屠知最逆占禍福惠
必能視鬼皆私侍焉

高宗末徽二年八月廢王華殿爲佛寺 三年用七宮二

者衣物財帛建雁塔千慈恩寺其基四面各一百四十
尺倣西域制度有五級并象輪露盤高一百八十尺層

層中心皆葬舍利不啻萬顆上層以石爲室立碑載二

聖所製三藏聖教序記乃褚遂良筆

西域以塔爲方墳
然有四類輪王一

級聲聞四級獨覺十二級菩
薩如來十三級各有所表也 顯慶元年正月立皇太

于是日於慈恩寺齋僧五千員勅黃門侍郎薛元超上其事 四月御安福門樓觀慈恩寺僧玄奘等迎御製書慈恩寺碑文向者諸寺皆造幡蓋飾以金玉窮極華麗大常及京城音樂車數百兩僧尼執幡兩行道從士女觀者填噎街衢自魏晉已來崇事釋教未有如此盛者也 十一月會天后難日命玄奘入宮祈福及分難神光滿宮自庭燭天因號佛光王即中宗也 初帝嘗語奘曰若生男子即聽出家至是奘表請佛光王出家紹隆三寶制可 二年詔禁僧尼受父母及尊者拜 四年帝勅奘三藏于王華宮譯般若經至龍朔三年冬十月纔畢凡六百卷進上帝嘉嘆曰佛經之大若瞻天望

海莫測高深而世云三教齊致是妄談耳 麟德元年
二月法師玄奘疾命弟子大乘光錄所譯經論凡一千
三百三十有五卷至夏四月寂勅準佛世尊事歛以金
棺銀槨塔于滄東 時道士郭行真等偽造道書沙門
道世表聞行真等謝罪 乾封元年正月有事于泰山
詔兗州置觀寺各三所其觀以紫雲仙月萬歲爲稱其
寺以封巒非煙重輪爲名各度七人天下州一觀一寺
各度七人 弘道二年絳州步落稽埋銅佛于地中久
之草生其上給鄉人曰吾於此數見佛光集衆掘地果
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病皆愈遠近赴之遂謀作亂
討平之 時蘇瓌爲同州刺史以鑄浮屠立峇廟役無

虛歲乃上言糜費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氏生日殫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僞相半請并寺着僧常
員數缺則補 時狄仁傑巡撫江南奏毀吳楚淫祠九
一千七百所

武后垂拱元年僧懷義得幸以爲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
多集無賴少年度爲僧縱橫犯法人莫敢言 四年武
氏營大像于白司馬坡李嶠諫雖佞汙屠輸錢非用縣
官求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不聽又起天堂
五級以貯大像以僧懷義爲武威大將軍梁國公 永
昌元年以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 天壽元
年和州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

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天下尋勅兩京諸州建大
雲寺藏之岑長倩極諫不從時郭弘霸亦稱太后為彌
勒佛後身殿中侍御史張仁愿正色責之 延載元年

武氏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復聞于闐國梵本華嚴
大經即遣使奉玉帛往求之并請彼國善梵學者一人
隨經以來于是于闐主以實義難提妙華嚴宗旨遣赴
命武氏見之大悅詔入大遍空寺同中國高僧翻譯武
氏時幸其寺親施供饌 聖曆元年五月淨義三藏自
西域還獲梵本經論四百餘部及金剛座真容舍利三
百餘粒武氏降蹕上東門迎勞安置 太后又命懷義
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為空懷義所度力士

爲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
命流其黨懷義不問又命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
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張於天津橋南時御醫沈南璆
亦幸於太后懷義心愠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
裂血像爲數百段太后諱之但云工徒誤燒麻索所致
乃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爲使因明堂火制求直
言劉承慶上疏請罷所營佛舍二年太后幸三陽宮
有胡僧邀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諫曰佛者戎
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太后中道而反曰以成吾
直臣之氣又視元年武后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
一錢以助其工狄仁傑諫曰今之伽藍制過宮闕不損

百姓將何以求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
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勤王
之師比來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民力一
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格違遂
止其役 長安四年太后復今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
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見有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
人與一千得濟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苦省勞役之
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御史張廷珪諫曰以時政論之
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
滅諸相崇無爲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太后爲之罷役
是歲詔賢首法師法藏于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嚴

經時祠部計凡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二千二百所爲僧二千一百所爲尼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一人都維那一人共綱紀衆事而僧持行者有三品一曰禪二曰法三曰律大抵皆以清淨慈悲爲宗時幽州張知默惡其甥王守慎與來俊臣等鞠獄之暴不得去願度爲浮屠后許之

中宗神龍元年后遺宋雲比丘慧生如西域求佛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出魏境又西行再期至乾羅國得佛書一百七十部而返時多營寺塔廣度僧尼施與不絕宋務光上書諫不聽二月詔天下諸州各置寺觀一所咸以大唐中興爲名九月制曰近聞天下諸觀皆

畫化胡之像諸寺亦畫老君之形一種真容兩俱不可
限制到後十日並除却若有故留者即科違勅罪其化
胡經先有明勅禁斷如聞在外仍頗流行自今諸部化
胡經事及餘說化胡經事處並宜除削 中宗既復辟
武三思復用事衛尉卿楊玄琰請棄官爲僧人皆笑之
玄琰曰此由中之議非僞也及五王遇禍玄琰獨免
白傳集曰以正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
蓮花經凡六萬九千五百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
可思議解脫莫詳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
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無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
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

惡者莫尊於佛阿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
順願生極樂土吳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
見觀真相莫備於觀音普賢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
九十言詮自性本覺莫辯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
五十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
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十一萬六千八
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指萬佛之秘藏盡矣

神龍初魏元忠當國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之曰今
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
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
道徒爲游食元忠不能聽 二年制僧齋戒加五品皆

七月詔曰初太宗以

宗升于釋氏之上至

則天朝後在釋氏之下今此已往遂爲定式今齊班並
集 三年七月以所造長樂城大像工役稍廣百姓多
嗟怨制罷之 景龍元年初慧範爲銀青光祿大夫上
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庫爲之虛耗上及后皆重之無
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奸贓四十餘萬請寘之
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
豈宜刑無所及上乃削其爵放於家 十二月遣使詣
江陵贈生中書舍人李義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爲業魚
鱉之利黎元所資江河生育無限府庫供資易殫與其
極物豈若憂人且續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網罟

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減貧窮
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 二年上及后公主多營
佛寺左拾遺辛替否言一旦風塵再擾霜雪薦臻沙彌
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拯饑饉臣竊惜之清源尉呂源
泰亦上疏曰邊境未寧轉輸疲敝而營建佛寺勞費無
極昔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
降塔廟競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人不堪命故
也伏願回營造之資供疆場之費使烽燧未息群生富
庶則如來慈悲平等之心孰過於此 三年韋嗣立上
疏以爲比造寺極多所費萬千人力勞疲怨嗟盈路萬
一水旱爲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帝不聽

九月詔三藏菩提流志于北苑白蓮池甘露亭譯大寶積經詔陸象先郭元振張說爲之潤文經成凡五十
九會總一百二十卷

睿宗太極二年僧慧範侍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田御史薛謙光彈之公主愬于上竟出之 時金仙公主爲道士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玄爲師觀始興詔崇玄護作日役萬人群浮屠疾之以錢數十萬賂狂人段謙冒入承天門升太極殿自稱天子有司執之辭曰崇玄使我來詔流嶺南且勅浮屠方士無相競

延和元年有相者謂竇懷貞曰公有用厄懷自懼請解官爲安國寺奴勅聽之尋復以爲左僕射

玄宗開元二年沙汰僧尼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
戶強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
什不能存秦齊衰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
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
之家無與僧尼往還 初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
燧丁因避賦役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於心行事利益
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奸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
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 時王仲舒爲

江西觀察使有爲黃老與浮屠祠屋者悉驅出境

九年梁公姚崇卒遺令曰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
寫經造像冀以獲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

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燕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
不悟追薦寘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
於家未爲後法 十年沙門智升上釋教經律論目錄
凡二十卷詮次大藏經典及聖賢論撰凡五千四十八
卷自是遂爲定數

按宋保國嘗出觀荆公筆嚴經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
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經至深妙他皆
菩薩語耳東坡曰余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往
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買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
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慚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
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曰佛語深妙菩

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

二十三年都城僧等奏請于每歲八月于衛國天經寺
轉經行道至九月罷陛下修福在京于雲花興善等寺
歲以爲常許之 九月親註金剛經及修義誥張九齡
請降出御文內外傳授既而僧思有復請具幡花奉迎
于愛敬寺中設齋慶賀其御註經乞頒天下付史館詔
許之 二十六年正月詔道釋二門皆爲聖教其天下
寺觀大小各度十七人簡用灼然有經業戒行爲鄉里
所推仍先取年高者 二十七年二月制曰天下寺觀
每一齋日宜轉讀經典懲惡勸善以闡文教 天寶四
載詔以波斯經教出自大秦改兩京波斯寺爲大秦寺

天下諸府郡亦準此 六載制僧尼今祠部給牒

丘氏曰此後世度僧給牒之始

十載六月帝以先帝忌日命女工繡釋迦牟尼佛像親
題繡額稽首祈福 時元德秀母亡刺血寫佛經數千
言絕筆感異香彌月而散嚴挺之弱志于佛與浮圖惠
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裴寬亦喜與沙門遊誦習其業
老而彌篤蘇晉學浮屠術得繡爾勒佛一本于胡僧甚
寶之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

肅宗至德元載詔度僧尼 唐祠部格王公以下薨別勅
許度人者親王二十三品以上三人並須亡者子孫及
妻媵并通取周親妻媵不須試業若數不足惟見在度

如有假冒不在原首之限又私家部囚客及婢等不得
入道如別勅許出家後犯還俗者追歸舊主各依本色
二載上常使僧百人爲道場于內張鑄諫曰帝王當
修德以弭亂未聞餽僧可致太平也上不納尋勅五岳
各建寺妙選高行沙門主之聽白衣能誦經五百紙者
度爲僧或納錢百緡請牒剃落亦賜明經出身及兩京
平又于關外諸州納錢度僧道萬餘人進納自此而始
四載詔天下州郡各置放生池 五載尚書左丞維
維以輞川第施爲佛寺 上元二年上以天平地平節
于內殿置道場以宮人爲佛菩薩北門武士爲金剛神
王召大臣膜拜 四月詔于興善寺設高座講論二教

七月于景龍觀設高座講論二教 寶應元年八月
詔寺觀不許褻賣弛慢其僧尼道士不得妄托事故非
時聚會 四年楚州秦尼真如恍惚見上帝賜寶玉十
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時淄青節度
使侯希逸佞佛廣興祠宇人皆苦之

代宗廣德元年七月大赦改元制河南河北僞度僧尼道
士女冠並與正度 二年四月以玄宗諱日度僧道凡
數百人又以肅宗諱日度僧尼凡數百人 永泰元年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樂
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宰臣等奏請依班
序節級率錢以資僧供二七月而罷又詔宰臣及兩省

以上官尚書省四品以上官御史大夫中丞諳司長官
並于西明寺行香修齋奏樂竟日而罷後以吐蕃回紇
入寇罷高座講經 九月鑄金銅佛像于光順門率百
僚拜祀 十月復講仁王經于資聖寺

時丁繁自尚書即叅盧師棄官求道日食脫粟二升鉢
水一盂夏月夜禪雖飛蚊啞食終不搖動夏既滿面爲
破爛 二年詔法師良賁于大明宮之桃園造新仁王
經疏 大曆元年魚朝恩以賜庄爲章敬寺以資太后
冥福窮極壯麗奏毀曲江亭及華清宮觀以給之衛州
進士高郢上書見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
永圖母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有且古之明

王積善以致福不廢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
穰禍今徇左右之過計而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爲陛下
惜之不報是年道義禪師建金閣勅十節使助以二稅

三年正月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七月望日宮

中造孟蘭盆會綴飾鏤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
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鏡吹鼓

舞奔走相屬是日立百仗百官迎謁于光順門自是歲

以爲常群臣承順皆言生死報應置人事不問故大曆

刑政日湮按釋經云日連母生鐵冠中佛今作孟蘭盆
會于七月十五日以百味五果并盆中供養

十方大德而後母得節
食梵言孟蘭懺懺懺懺

初帝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原王縉素奉佛

縉不
茹葷

食肉妻死以道政里第爲佛祠諸道節度觀嘗從容問
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諺今出財佐營作

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繇是禁中
祠佛諷唄齊謹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供饌珍異
出入乘厩馬度支具廩給或夷狄入寇必合衆沙門誦
護國仁王經爲禳厭幸其去則橫加錫予不知紀極胡
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王公群居賴寵
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奸宿蠹接
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箠辱僧尼初五
臺山祠鑄銅爲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淨
圖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貨貨縉爲上言國家慶祚靈長
福報所憑雖時多難無足道者故帝信愈篤又天子

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爲老子浮屠解齋革常
衮諫以爲歛怨且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
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北丘道士巫祝
之流歲巨萬計陛下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
豈有量哉上嘉納 二月萬年縣鎮國寺有胡僧純陀
自言六百歲遣弟子詣闕以衣鉢傳奉皇帝帝遣中書
以紫衣賜之又遣中官吊祭并護喪事是月興善寺不
空三藏上言寺院佛塔先因地震陷圯今將增修下見
方延得一小棺其長尺餘發而視之凡積十餘重棺皆
金寶裝飾中有舍利及佛髮一條色青而拳其長數尺
每棺一鎖規制絕妙有殷仲文題替處詔出內寶輿具

威儀請入內道場奉之 四年正月帝以章敬皇太后
忌辰度僧尼道士凡四百人是月以修功德使大濟禪
師廓清檢校殿中監廓清興善寺僧以修功德承恩特
賜袈裟及廐馬出入禁中無時初賜號大濟至是又賜
以班秩京師諸僧皆憚之三月南天竺國僧文殊德上
言廣州新營兩寺乞賜寺名詔名寶應廣德 七月文
成殿置道場爲百姓祈福是月佛現光相久而不散僕
射裴冕等表賀 七年興善寺僧特進試鴻臚卿三藏
不空獻所譯佛經特許編入一切經目 八年正月勅
天下寺觀僧尼道士不滿七人者宜度滿七人三七以
上者更度一人二七以下者更度三人 五月以太宗

韓日會有司修四千僧齋于服成寺 八月修一萬僧齋于慈恩寺爲百姓祈福是月胡僧不空死贈司空肅國公謚大辨正廣智三藏和尚 十四年時德宗已即位禁置寺院度僧尼

德宗貞元五年二月詔州府寺觀不得容俗客居住屋宇破壞各因事修葺 八月詔諸上州國忌日准式行香時田神功帝帝飯于桑門追福劉玄佐在汴或傳相國寺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 六年二月詔葬佛骨于岐陽 八年七月幸章敬寺 時韓滉遷浙江觀察使聞京都未平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李商隱爲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饑

石著驗商隱劾奏妖妄詔流懷照播州 九年六月詔
定國忌日寺觀齋僧道人數 十二年上生日故事命
沙門道士講論于麟德殿至是始以儒士參之嘗召徐
岱及趙需許孟容常渠牟請說始三家若矛盾然卒同
歸於善帝大悅 九月右神策等軍上言晏設堂去年
臘日蒙車駕臨幸請置寺以真元鎮國爲名從之 十
三年四月于曲江南彌勒閣置寺以元普濟爲名 七
月右神策軍中尉霍仙鶴病令諸寺設齋祈福 十月
景公寺僧寂寬等于京兆府訴綱維乾峻等典賣承前
勅賜御衣府司推勘所典賣並緣當住事用奏請科罪
上曰事緣當住正當施與之意豈合坐以罪名並宜釋

放十四年正月南天竺國先進華嚴經殘梵家今僧般若三藏領到今保壽寺僧柔智圓照道監虛舟智通等十人同于崇福寺翻譯成四十卷十六年以故弟二祖惠可禪師賜謚爲大引禪師時李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爲耗數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帝善之以爲不止本道可爲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刑部員外郎裴洎曰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至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

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民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舍都官員外郎彭偃曰今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歲一僧衣食無慮二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議雖上罷之

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置寺慶之 二二年許成都府置聖壽南平二佛寺 三年三月河中僧會琳撰一切經音并目錄合一百二卷表獻 四年毀安國寺碑樓初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

聖德碑先構樓請勅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乎上命曳倒碑樓六年正月初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倣同就醴泉寺校閱翻譯大乘本心地觀經十年三月西明寺僧遷寺中毗沙門神像于開業寺帝命假車騎翼衛其徙以幢蓋引侍數里不絕觀者傾都初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緡助管開業佛寺崔群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詔却之五月詔京城寺觀開講宜準興元勅處分諸畿縣宜勒停其觀察使節度州每三長齋月任一

寺一觀置講餘州悉停惡其聚衆且慮變也 時高霞
寓位既高言多不遜帝欲罷其兵益自屢乃上私第爲
佛寺請榜曰懷恩以塞帝疑 十二年二月置元和聖
壽佛寺于右神策軍 五月賜興福寺絹布一百端匹
十三年四月幸興福寺賜絹三百匹 西市百姓于
芳林門爲無逸僧齋命中使以香施之 十二月命中
使齋香兼監領宮女十三人赴臨臯驛迎佛骨 十四
年正月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
有佛指骨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
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
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

諫其畧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
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
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
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
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
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
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賔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
於境不令惑衆已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
宮禁夕向有司投之水火求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
世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

表大怒貶爲潮州刺史 四月御勤政樓觀都人設僧

齋之會陳雜樂百戲日入而罷 十五年

特穆宗卽二位未改元二

月河東節度使裴度奏今月四日五臺山佛光寺側慶雲見中有金人乘狻猊領徒十萬如金仙狀自巳至午方滅

穆宗長慶元年西川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爲崇嘗於府舍飯僧使爲佛事晚年恐懼尤甚又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爲僧詔從之 三年

六月新都觀尼像生鬚拔之復生 八月上自復道達

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疋以施山僧 十月遣

中使劉克明以錢二百五十貫絹二百五十疋賜引福

寺以發新鐘 十一月幸通化門觀作毗沙門神因賜
絹五百匹 十二月以錢一千貫賜章敬寺又賜毗沙
門神額曰毗沙天王道以幡幢帝御望仙門觀之遂舉
樂雜戲角抵極歡而罷 時王仲舒爲江西觀察使有
爲佛老法興浮圖祠屋者皆驅出境 四年時敬宗
已即位徐
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
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勅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
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智興因貲累巨萬浙江觀察使李
德裕上言若不鈴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皆失
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及鎮蜀毀屬下浮屠私廬數
千以地與農蜀先主祠旁有徠村其民剃髮若浮屠者

高皇后自如德裕下令禁止

敬宗寶曆元年二月己卯製化度寺經院金字額寶曆聖
福之院功德使具雜戲聲樂迎以赴寺帝御日營樓觀
之丁亥詔兩階佛寺置方等受戒壇場自三月十日至
四月十日停仍令兩階功德使各選有戒行僧名大德
者考試僧能暗記經一百五十紙尼能暗誦經一百紙
即令與度因保壽僧法真奏請故也 八月蓬萊殿會
沙門道士共四百人賜食兼給茶絹有差 二年三月
鄭滑觀察使李聽上言隋大業初高祖任鄭州刺史爲
太宗祈福於滎陽縣大海佛寺有應因建一石像刊記
其事凡十六字歲月既遠翳土壤中乃令縣令李元慶

新加粧餽刺史張仲方立石爲文不敢不奏

文宗泰和元年十月江西奏洪州道一禪師元和中賜謚
大寂其塔未蒙賜額詔賜名圓誕之塔 二年七月賜
潤州鶴林寺禪師玄素謚大律塔曰大寶瓶因李德裕
請也 十月江西觀察使沈傳師奏帝誕月請于洪州
起方等戒壇資福制曰不度僧尼累有勅命傳師違禁
申請宜罰俸料一月 河中觀察使薛平奏中條山蘭
石營造之初有兩泉湧出今因降誕請號爲太和寺許
之 時帝念蛤蚧中有菩薩像詔天下寺並立觀音像
奉祀帝誕節召法師知玄與道士于麟德殿論道 三
年四月宰相李訓上疏請罷內道場沙太僧尼濫僞者

制可已而大風示變停前詔 時杜悰鎮鳳翔有詔沙
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於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
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
何常之有 開成二年二月王彥進准宣索內典目錄
十二卷乙巳以太宗皇帝先寘毗沙門神及功德在蓬
萊院是日移出配諸寺安置 三月以慧星見命京師
諸寺開仁王經道場 三年春勅正月初宜斷屠三日
列聖忌各斷一日餘不須禁 勅僧道于麟德殿談論
法師知玄辯捷精壯道流不能屈帝色不平放還桑梓
四年四月勅祠部檢括天下僧尼寺凡四萬四千六
百所僧尼凡二十六萬五千餘人

武宗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虛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初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資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磬鐘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劉從諫招聚無筭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

入境則斬之。六年宣宗未改元五月詔上京增置僧尼寺

一所每寺三十人

宣宗大中元年閏三月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佛雖異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居焉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六年復禁私度僧尼先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食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去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喘息也陛下即位以來復修廢寺度僧興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與之必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息肩也

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
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型委長吏量為樽節仍禁
私度僧尼從之

懿宗咸通二年置戒壇度僧尼上奉佛太過怠于政事於
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語及數幸諸寺施予無度
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
仁義為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之為道殊異於此非
帝王所宜慕也願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不從嘗飯僧
萬人自為贊呪李蔚上疏切諫亦不從 三年制置法
師知玄為悟達國師總教門事 七年五月帝幸安國
寺賜國師知玄寶座高二丈材用沉香金銀鑄龍鳳範

為金鈿之上施復座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
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襜珍麗絕甚時官中日齋
萬僧帝自為贊唄人宰相蕭倣諫不納玄姓陳氏世號
陳菩薩僖宗時賜號洞達國師 十二年上幸安國寺

賜沉檀講座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 十四年正月遣

使迎佛骨四月至京師上遣勅使詣法門寺迎之群臣
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恭晏駕者上曰朕生得

見之死亦何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降樓
膜拜流涕沾臆迎入禁中宰相以下競施捨金帛因下

德音降中外皆釋繫囚

其儀以金銀為剎珠玉為帳孔
綉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者倍之

刻檀為菩提樹陸城金黃金每剎數百人舉之香輿前
後係道綴玉瑟瑟幡蓋珠綵以為旌幢所費不貲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爲浮屠後爲節度使
馬嘉運少爲沙門還治儒學

韓城白居易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託浮屠生死說若忘
形骸者暮節惑浮屠尤甚至經日不食葷稱香山居士
杜鴻漸晚溺浮屠畏殺戮自蜀還食千僧以爲有報緡
紳效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爲封樹
帥夜光少爲浮屠至長安因金仙公主得召見溫泉帝
奇其辯賜冠帶

華陰嚴挺之溺志於佛與浮圖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
喪已乃曰葬其塔左君子以爲褊心

韋渠牟嘗請爲道士不終更爲浮圖已而浮圖又不終

乃復冠

聞喜裴寬感於佛喜與素門遊習讀其書老而彌篤暨
韋堅獄起坐親故貶安陸懼為林甫所殺丐為浮屠不
許

柳渾十餘歲有平告曰兒相天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
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
德州孟簡晚佞佛過甚為時所誚嘗與劉伯芻歸登蕭
俛譯次梵言

京兆韋綬好佛經喪父鏡臂血寫浮圖書

范陽賈島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
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釋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

圖舉進士

孟州裴休嗜浮圖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頌以爲樂與施千表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宇當世朝之而所好不衰

陳州李罕之初爲浮屠行丐於市窮日無得因抵鉢檀繼聚衆攻剽五臺山下後仕至節度使

定州郎餘令嘗爲幽州錄事參軍有爲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吏裴嬰車官屬觀之餘令曰人情好生惡死彼連歲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母輕往嬰試廉按果得其奸

張策少好浮屠之說乃落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

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

史臣曰人之惑恠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稿人耳
裸頂露足以乞食自資癩辱其身屏營山巖若本無求
於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
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實爲一條居之不疑措嗜
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
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
埋之外爲異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
續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嘉鞅譯差殊不
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據莊同列禦寇之說佐其高
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脅而

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
王縉以綠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唎梵莫
禳兵戎大作王廝闡肖祖宗像分供佛塔爲賊臣嘻笑至
憲宗遂迎佛骨於宮中韓愈指言其弊竇遂瀕死憲亦
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
蹈前車而覆之興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齋以死自誓
無有顧籍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
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殉嗚呼運移社
稷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
夫

蜀 蜀主建武成元年蜀主登樓有僧挾一目以獻蜀主

命飯僧萬人以報之

後梁 時成德節度使王鎔好佛求仙講經受齋廣齋醮
鍊仙丹後將張文禮謀殺之率衆踰入城鎔方焚香受
錄斷其首而去

後唐 莊宗同光二年九月赦天下應有本朝寺觀宜令
所在長吏取寺司常住物添修至萬壽節日須畢其工

十一月河南尹張全義奏萬壽節日嵩山開琉璃戒
壇度僧百人勅張全義首冠王臣深明佛性資善引于
淨衆增福種子皇極將欲壇啟琉璃人銓寫贊彰忠
節宜示允俞二年正月幸鄴都登蒸陽山燔香于天像
間五月幸廣化寺開佛塔請雨 時劉后踰次得立自

謂佛力專務畜積四方貢獻一上天子一上中宮寶貨
山積惟務寫佛經施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胡僧來
輒拜迎之 二年初五臺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
風召雨唐主親帥后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群臣莫敢
不拜惟郭崇韜不拜會大旱迎至洛陽使祈雨數旬不
雨或謂誠惠曰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乃逃去慙懼
而死

明宗天城元年十一月勅佛氏之教其來久矣既爲空寂
之門不無高潔之士自淳風久散至道莫隆漸容游惰
之徒雜處緇黃之衆罔遵禁戒惟切經求託形勢以擾
人畜私財而潤己將思縱志肯樂聚居多于閭巷之間

別構住持之所妄陳福業潛誘聾愚或移動居人或侵併物業如斯之弊其徒實繁朕方靜寰區務康黎庶貴臻有益共洽無私宜令徧行告諭一應今日已前修蓋寺院無令毀廢今日以後不得輒有建造在僧尼亦宜準佛法條例官壇受戒不得衷私剃度 二年九月益州孟知祥令僧五人持佛牙長一寸六分云僖宗幸蜀時留之今屬應聖嘉節願資萬壽命宣示近臣十月五臺山王子寺僧廷果狀請爲先師廣法大師誠惠建塔請名謚爲法雨太師慈雲之塔 時趨鳳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有僧獻佛牙鳳請驗其真僞以斧破之應手而碎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長興四

年七月命中使押絹五百匹配五臺山僧齋料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遣供奉官鄭延璉往鳳翔招胡僧阿闍黎初帝在藩屢與僧言闍黎行高知前事帝深重之
二年卒帝深嗟悼命翰林學士爲誌石 九月詔鳳翔發遣僧祐聖大師至京師 二年正月千秋節樞密使趙延壽獻金縉并大乘經十卷忻州刺史劉處讓獻金字法華經一部太原多僧舍資福一宗尤事禪譚文武間好佛者多臻其門帝頗崇奉及鎮河中鳳翔僧知數言帝有金輪之位故僧阿闍黎言事多從延壽處讓有事貢獻 四月遣供奉官李彥驥往鳳翔法門寺飯僧尼道俗嘗舊遊故也 是月功德使言左右街僧錄可

肇報在京諸寺院童子行者于春節考試及限各給
得文字許令披剃又僧尼沙彌年滿二十受具戒律其
間置官壇緣四十五日僧門結夏至七月十五日方滿
乞移至春節前門置戒僧從之 時功德使奏每年
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
目科文章應制科特念科禪制聲讚科道士女冠經法
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目科聲讚科焚修科以試其
能否從之 八月杭州錢元瓘言製壽四年曾無報效
受鳳池之真命降龍冊以雙封特于府城外造寺二所
前百步起樓號奉恩其寺額乞以龍冊爲名詔曰錢元
瓘效忠建寺比爲誕節齋僧龍冊爲名未稱勤懇宜號

千春寺 三年遣供奉官劉處賓往鳳翔法門寺四月
八日設天齋普會

後晉 高祖天福二年正月勅西天中印度竭陀合衛國
大菩提寺三藏阿闍黎賜紫沙門室利縛羅宜賜號弘
梵大師 十一月于闐國僧勇哥羅贊常羅賜紫號昭
梵大師三年十一月西京左右街僧錄可肇等齋佛牙
到闕宣付汴京收掌 十二月勅河陽邢州潛龍舊宅
先令選名僧住持宜賜院額其河陽曰開晉禪院邢州
曰廣法禪院 四年二月以天和節僧尼賜紫衣師號
者一百有五寺宇賜名額者二十有三襄州香界延州
衆寶邢州普會相州安福懷州普護鳳翔寶蓮鄭州妙

香棣州淨念洛州天花汾州普照洛京廣福鳳州弘利
京兆悟空并州定果徐州空寂宋州普福遼州澄節許
州普提靖教陳州花臺定業東京金明善會 十二月
勅自前院宇依舊住持今後城郭村坊一切不得並造
五年二月天和節道釋賜紫衣師號者凡九十二人寺
宇賜名號者凡二十五所東京寶繩寶像法化法林西
京惠雲京兆普靜兗州等覺玄機蔡州吉祥懷州妙理
襄州護國許州定水貝州寶利博州金繩輝州密行弘
州仁壽鄴州感化潞州妙士定州毗城岐州善覺遺相
澤州解空慈州集聖鄆州真覺 四年建金界寺于五
臺立峻極院于嵩嶽 六年二月天和節道釋賜紫衣

師號者凡百三十有四寺宇賜名額者九十有九東京
靜聖資壽西京仁聖清蓮延慶北京靜覺鳳翔弘化定
州法海孟州興惠趙州興惠興法襄州延壽延州興果
相州妙勝潞州慈雲汝州清涼安州竺乾陝州仁壽邢
州閑心濮州樂壽 五月加陽彌陀國僧室哩以佛牙
泛海而至 十二月遣內班史延韜部署僧十四人于
宗城縣開置道場以鎮人爲安重榮脅制而有殺戮崇
其福事 七年正月遣衛班衛延韜鎮州開置水陸道
場 二月天和節三京諸道州府奏僧尼道士及紫衣
師號凡百人寺觀名額五十餘處悉從之 五月秦州
侯益以降范延光克契願心修成天王院一所乞賜名

額勅以福順天王院爲名

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即山招收指揮使孫方簡

狀當山有僧院地居山谷道扼鄉閭自番戎騷動以來

邊界驚移之後多聚強壯自辦戈矛每遇賊軍皆獲勝

要害乞賜額院名詔以勝福之院爲名

即山一曰狼山其佛舍尼深深

意居之能以妖術惑衆遠近信奉孫方簡及弟行史自言深意之姪事之甚謹深慮死方簡嗣之其徒日盛後

叛降契丹 是歲契丹廢晉主重貴遷晉主及其家人于封

禪寺以兵守之數遣使存問時兩雪連旬外無供億上

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僧曰吾嘗于此飯僧數萬獨無一

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測故不敢獻食 時馬嗣孫

學韓愈爲文多斥浮屠之說及罷歸乃友學佛撰法喜

集佛圖記行于世時人謂之曰倭清泰不徹乃來倭

清泰廢帝
年號也

閩主閩主昶通文二年方士謂有白龍夜見乃令作白龍寺

後漢 隱帝乾祐二年太子率更令李守瓊言沙門著紫太濫曰以臣愚見不敢望便止絕每歲誕節前據所奏薦便令其身隨薦童詣關令功德使召兩街僧官考試所業短長以行恩澤庶絕濫舉之門

後周 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以在京潛龍宅爲佛宮賜號額天勝禪寺 三年十一月中印土僧法進賜紫衣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四月幸團栢谷佛寺賜主

僧紫衣 九月以潛龍宮爲皇建禪院遣沙門清興居之是月齊州沙門義楚進釋氏六帖三十卷義楚少負名操亦通儒學將佛書麗事以類相從擬白氏儒書所集帝覽而嘉之賜以紫衣其書付史館 二年勅天下寺院非勅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禁僧俗等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廢寺院三萬餘所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見僧尼六萬餘人

胡氏曰寺皆宜廢不爲有勅額而可存僧不可度不爲有尊長之命而可度殘身煉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

父無君者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乎是時僧尸合六萬餘人歸之南畝則農也拘之冊籍則卒也知百農未贍一兵而此六萬人者凡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未之思耶

是年括民間佛像鑄錢五十日內輸官受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則爲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四年十月賜京城內新寺等額以天清顯靜顯寧聖壽爲名 五年四月征淮南回至泗州幸光普王寺賜寺僧帛有差六月內出御衣六百餘事錢四十萬羅

殺百匹分賜兩階僧道今增修寺觀 六年四月幸滄
州駐蹕于乾寧軍賜于城內二寺名額一曰迎銮一曰
順聖從寺僧請也

南唐 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生詣唐主具奏入冥見
先帝言爲宋齊丘所悞殺和州降卒千餘人冤訴仗汝
歸語嗣君凡寺觀鳴鐘可延久其聲吾受苦惟聞鐘則
暫休或能爲造一鐘尤善吾在位日嘗以干闥國遺我
玉天王像藏于瓦棺寺佛左膝人無知者汝以此爲驗
唐主遂詣瓦棺寺佛膝得天王像感泣造一鐘于清涼
寺鑄其上曰薦烈祖高皇脫幽出厄以玉像建塔葬特
山

邊鑄初從查文徽克建州九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
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政
無紀綱惟日設齋供盛修佛寺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
後主李煜酷信佛氏輒于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與周
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頓顙至為瘠瘠親
削僧徒願簡試之以類少有芒刺則再加修治其手不
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庶稍稍效之募道士願為僧
者予二金僧人犯姦則曰彼本欲婚姻若論如法是從
其欲也但今禮佛拜百釋之斷死罪適遇其宮中齋日
則對佛像燃燈以違旦為驗謂之命燈若燈滅則依法
不滅則貸法由是富人賂左右竊燭其燈而免死者甚

衆宋開寶初太祖遣淮北少年有口辯者爲僧假言募
化而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
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身披江羅銷金花後主誚其
大奢吝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
施梵刹營造塔像自是困庾漸虛財用耗蠹又請于牛
頭山大起蘭若千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
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宋師渡
江即其寺爲管署又有北僧就采石磯建石塔且云自
幼草衣霍食不渾凡俗遺之齋供一無所受宋師尅池
州繫浮橋于石峇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
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摩數四後主令

俗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
召小長老麾之柝疾不起始疑其誣殺之淨德尼院凡
八十餘處皆宮中人出家者諸王公卿處子多在焉都
城將陷積薪于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
火爲應吾與汝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于宮
中淨德遙觀其煙焰遂焚積薪皆赴火死城中有僧千
數表乞披堅執銳以舒國難後主不許